

京 剧

樊 梨 花

丁 國 琴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樊梨花》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是一出受群众欢迎的老戲，全國範圍內几个主要剧种如京剧、豫剧、秦腔等都有这个剧目。京剧在二十年前还有把它編成連台本戲的。原來的故事很長，并且还夾雜着神怪的傳說，如樊梨花在梨山老母处学会了“移山倒海”的法術等等。这个改編本主要是寫樊梨花这个人，寫她武藝高強，聰明伶俐，可又是一个深明大義的愛國女子。她爱上了薛丁山并不單是愛他的少年英俊，而是因为薛丁山是大唐征西大將軍薛仁貴之子。她已原是中原人士，只因早年流落西羌，故此和唐軍對抗。由于薛丁山在陣前曉以大義，她給他說服了，就決計归唐。剧本強調了这一点是有理由的，不然的話，薛丁山对樊梨花的“三休三請”便不会那么容易成功，如以为樊梨花是一心热爱着薛丁山，所以才几次三番听他的說話，那不僅降低了樊梨花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并且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

这个戲虽是始終貫穿愛情，但并不局限于愛情的圈子，它有一定的政治內容，樊梨花是个深明大義的愛國女子，当父兄硬逼着她改变这种主張时，她宁可断絕父女之情，手足之誼，这种高度的愛國主义精神的表現，是值得贊揚的。原本有些地方过分追求趣味，未免流于庸俗，这里也予以刪節，但一些好的穿插与“斗眼”仍予以保存，这些都是歷來表演此劇的藝人們的藝術加工，也能使演員尽量發揮自己的表演藝術。編者限于能力，倘有不够恰当的地方，希讀者予以指正。

樊 梨 花

〔京 劇〕

第 一 場

人 物：四唐兵、薛丁山、众羌兵、樊龍、樊虎、樊洪。

〔四唐兵、薛丁山“風入松”上。〕

薛丁山：俺薛丁山，奉了父帅將令，攻打樊江关。
呔，軍士們，

众：有。

薛丁山：樊江关去者！

〔众圓場。四羌兵、樊龍、樊虎、樊洪上，会陣。〕

樊 洪：來將通名！

薛丁山：薛丁山。

樊 洪：薛丁山！有何本領，敢犯我关？劝尔及早
退兵，免受一刀之苦！

薛丁山：馬前來的敢是樊洪？

樊洪：然。

薛丁山：樊洪！你也是大唐人氏，就該以國为重，速速献关归順，奏明天子，定有升賞。若还执迷不悟，大兵殺進樊江关，悔之晚矣！

樊洪：一派胡言。殺！

〔樊龍、樊虎与丁山起打，樊洪下。樊龍、樊虎敗下；樊洪上，与丁山起打，樊洪被丁山鞭打落馬；樊龍、樊虎上，樊虎扶樊洪下。薛丁山、四唐兵下。〕

第 二 場

人 物：樊梨花。

樊梨花：（內唱“西皮倒板”）

这几載蒙教誨如天恩誼。

〔樊梨花上。〕

（唱“慢板”）

別师尊下深山心內慘淒！

（轉“原板”）

下山來見景物如同旧識，

說不尽繁華景耀眼迷离。

我，樊梨花，爹爹樊洪，鎮守樊江关。是我自幼拜在梨山老母門下为徒，習学兵馬

武藝。如今藝成，師父命我回轉家鄉，想我自別雙親之後，數載未見，如今回家探親，怎不令人快慰也。

(接唱“原板”)

江水滔滔波浪涌，
高山巍峨似天屏，
久別重返舊時景，

呀！

樊江關不遠面前停，
離家學藝三年整，
今日里爹娘又重逢。(下)

第三場

人物：樊母、眾羌兵、樊龍、樊虎、樊洪、樊梨花。

(樊母上。)

樊母：(唱“原板”)

當年流落在西羌，
如今兩鬢白如霜，
怕只怕人老百年後，
尸骨拋撇在異鄉。

(“亂鑼”，眾羌兵上，樊龍、樊虎扶樊洪上。)

樊母：老爺，這是怎麼樣了？

樊洪：夫人哪！適才陣前交戰，被小將薛丁山打

了一鞭，伤势甚重，眼看樊江关难保，怎不气！……（伤痛）

樊 母：哎呀兒啊，你爹爹身受重伤，倘若唐兵殺進关來，如何是好？

樊 虎：事到如今，依我看來，哥哥修書一封，請妹夫楊藩相助，大戰唐兵。

樊 龍：言之有理，待我修書搬請那妹夫楊藩。

（丫頭跑上。）

丫 頭：啓稟老夫人，您大喜了！

樊 母：喜从何來？

丫 頭：咱們大小姐回來了！

樊 母：哪個大小姐？

丫 頭：就是咱們梨花小姐呀！

樊 母：（大喜）快快喚她來見。

丫 頭：是啦。（下）

（丫頭隨樊梨花上，樊母、樊龍、樊虎出門。）

樊梨花：（唱“流水”）

适才奔走陽关道，

归心似箭恨路遙，

進得門來把爹娘叫，

樊 龍：妹子！

樊梨花：哥哥。（拜，進門）哎呀！母親哪！（投母懷抱）

樊 母：哎呀，兒呀！

樊梨花：(接唱)終日思念老年高。

樊 洪：哦！兒是梨花？

樊梨花：(一驚)哎呀爹爹，你……这是怎么样了？

樊 洪：哎呀兒啊！为父上关交战，身受重伤，你再若不回，恐怕父女就难以相見了！

樊梨花：不知是何人將父打伤？

樊 洪：就是那唐將薛丁山。

樊梨花：那唐將薛丁山麼，好哇，薛丁山，薛丁山，你胆子可真不小哇！爹爹放心，給兒出馬，擒來薛丁山与爹爹报仇！

樊 洪：呃，你乃一个女孩兒，怎是那丁山的对手？

樊梨花：爹呀，孩兒从师学藝多年，慢說一个薛丁山，就是十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您就放心吧。

樊 虎：爹爹，我妹妹学藝多年，想必精通兵法武藝，您就讓我妹妹試試看吧。

樊 洪：也罢，我兒回得家來，就要报仇出征，好一片孝心也。

(唱“搖板”)

速速披挂莫迟慢。

樊梨花：爹爹后面歇息去吧。

樊 洪：(接唱)那丁山的武藝非等閑。

(丫頭、樊母、樊洪下。)

樊 龍：哎，說什麼等閑不等閑，此乃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妹子此去，定能全勝而歸。

樊 虎：可這話又說回來了，要是妹妹再打敗仗哪，那就非得請他不可啦。

樊梨花：非請誰不可呀？

樊 龍：就是楊藩。

樊梨花：楊藩？

樊 虎：啊，我的妹夫，你的小女婿子。

樊梨花：別胡說八道啦，我不認識他。

樊 虎：我可告訴你，那楊藩如今當上掃唐大元帥了。

樊梨花：怎麼着，他身為掃唐元帥了嗎？

樊 龍：嗯，妹子要做元帥夫人了，

樊 虎：你做了元帥夫人，我們哥倆你可得多照應啊。

樊 龍：還靠賢妹多提拔。

樊梨花：你少說廢話吧！

樊 虎：喲，喲，你这是發脾氣，還是害臊哇？

樊梨花：兄長不必多言，小妹披挂要緊。

樊 龍：速速披挂去吧。哈哈哈哈哈！（下）

（丫頭上。）

丫 頭：姑娘，你瞧見過楊藩嗎？

樊梨花：我不認識他，你瞧見過他嗎？

丫 头：我瞧見過呀。

樊梨花：你在什麼時候見過他？

丫 头：是那天老爺壽誕之日，這客人不用提有多少啦，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那楊藩也在其中，我老遠的這麼一瞧哇。

樊梨花：怎麼樣？

丫 头：嘿，好大的個呀。

樊梨花：啊？

丫 头：提起他的個，如同小孩子逛廟。

樊梨花：怎麼講啊？

丫 头：光瞧見四大金剛啦。

樊梨花：哦，個可真不小哇！

丫 头：你別光瞧他個大，他腦袋可撐得住哇。

樊梨花：他的腦袋不小哇！

丫 头：他呀，頭大如斗。

樊梨花：哎呀，干嗎那麼大的腦袋瓜呀？

丫 头：姑娘，別瞧他腦袋大，這大腦袋可有福氣呀！

樊梨花：有什麼福氣呀？

丫 头：頭大如斗，聰明過人，要不然人家就當上掃唐大元帥了！

樊梨花：別胡說了，給我披挂便了！

(唱“散板”)

丫环她把实言告，
惹得梨花惱眉梢，
此去先把父仇报，
我要在馬上立功劳！(同下)

第 四 場

人 物：众唐兵、程咬金、薛仁貴、秦漢、罗章、竇一虎、四唐兵、薛丁山、薛金蓮、报子。

〔“水龍吟”，众唐兵、程咬金、薛仁貴上。〕

薛仁貴：(念“点絳脣”)数載平遼，威名顯耀，为保國，
怎敢辞勞，西把西羌扫。

〔秦漢、罗章、竇一虎上。〕

众：参見元帅。

薛仁貴：众位將軍少礼。

众：啊。

薛仁貴：(念)保國安邦輔聖君，
遼东百战立功勋，
英雄老去威名在，
又为征西統大軍。

老夫，大唐平遼王、征西大元帅薛仁貴。
只因西羌累犯边境，聖上挂老夫为帅，前
去征剿。也曾命丁山攻打头陣，不知勝負

如何。來，伺候了！

〔四唐兵，薛丁山上。〕

薛丁山：（唱“西皮搖板”）

适才陣前打一仗，

樊洪帶傷敗疆場。

參見父王！

薛仁貴：罢了，勝負如何？

薛丁山：也曾好言相勸那樊洪降唐，怎奈他執迷不悟，怒惱孩兒，一鞭打他落馬。

薛仁貴：原來如此，程老千歲！

程咬金：元帥。

薛仁貴：本帥意欲乘勝攻取樊江關，不知老千歲意下如何？

程咬金：元帥所見不差。樊江關乃西羌之重鎮，攻下此關，征西大功必成，且候金蓮小姐押糧回營，我軍長驅直入，一戰成功。

薛仁貴：老千歲言之有理。

薛金蓮：（內）回營啊！

四唐兵：啊！

〔四唐兵、薛金蓮上。〕

薛金蓮：（唱“快板”）

帳中奉了父帥令，

押運糧草回大營，

翻身下馬把帳進，(下馬)

見丁父帥說分明。

參見父帥。

薛仁貴：罷了。命我兒四下催糧，糧草可曾催齊？

薛金蓮：已然催齊，請父帥查點。

薛仁貴：不必查點。眾位將軍！

眾：元帥。

薛仁貴：如今我軍可稱兵精糧足，樊江關指日可破也！

〔報子上。〕

報子：報——！樊江關閃出一哨人馬，打着樊字旗號，為首之人乃一女將，口口声声要薛丁山出馬！

薛仁貴：再探！

報子：啊。(下)

薛丁山：父帥！待孩兒出馬，生擒那一女將。

薛仁貴：且慢。女將指名挑戰，恐有詭計。

薛金蓮：待女兒去至陣前看個虛實。

薛仁貴：這——

寶一虎：啊，元帥。待俺寶一虎助她一陣。

薛仁貴：好！金蓮、寶一虎听令。

薛金蓮：在。

薛仁貴：命你二人陣前探听虛實，多加小心。

薛金蓮：得令。(下)

薛仁貴：掩門。(众下)

第五場

人物：樊梨花、薛丁山、寶一虎、薛金蓮、丫頭、四女兵、四唐兵、樊字大纛旗、薛字大纛旗。

樊梨花：(內唱“西皮倒板”)

傳令催馬戰場往。

(四女兵、大纛旗、樊梨花“急急風”上，“望家鄉”。

(唱“快板”)

唐營丁山太逞強，

陣前鞭傷父臂膀，

好叫梨花怒滿腔，

今日里出馬把戰場上，

誓與他，比個輸贏，分個上下看看誰弱與誰強，

丫頭上前高声嚷，

丫頭：對啦，我們罵陣去！

樊梨花：(接唱)快叫那薛丁山出陣會會我樊姑娘。

丫頭：是啦。(高声叫罵)呔！唐營薛丁山听着，我們姑娘有令，要你快快出來受死吧！

薛金蓮：(內應)众將官，戰場去者！

〔“急急風”，四唐兵、薛金蓮上，然後四女兵與四唐兵兩分下。

（唱“流水”）

帳中領了父帥令，
兩軍陣上把敵迎，
勒住絲繮來觀定，
陣前女將氣冲冲。
薛金蓮暫且不把刀兵動，
專等她向前來通名！

丫頭：喂姑娘，人家出來啦。

樊梨花：怎麼着，他出來啦嗎？

丫頭：可不是出來啦嗎，你過去瞧瞧去吧。

樊梨花：（見金蓮一驚，忙退後）喲，我說丫頭，鬧了半天，敢情薛丁山他是個姑娘呀？

丫頭：管她是姑娘小子，先打她個希里花拉再說。

樊梨花：咳！這多沒意思呀？

丫頭：怎麼着才有意思呢？

樊梨花：人家到底是個姑娘，就是咱們打贏啦，也算不了多麼光彩呀。

丫頭：人家是個姑娘，你也不是個小子，八兩對半斤有什麼不光彩的？

樊梨花：如此說來，我們就要動手啦！

丫 头：照哇，兩軍陣前，你不揍她，她也要揍你，趁早先下手者为强。

樊梨花：呔！唐营女將少催战馬，快快通名受死呀！

薛金蓮：你听着，我乃薛元帅之女薛丁山之胞妹你姑娘薛金蓮！

樊梨花：啲！說啦半天，原來你是薛丁山的妹子薛小姐嗎？

薛金蓮：好說啦，你也通名上來吧。

樊梨花：我乃樊江关总鎮之女，樊梨花呀！

薛金蓮：噢！原來是樊姑娘呀。

樊梨花：不敢。

丫 头：瞧哇，這兩人真客气呀！

樊梨花：我說薛小姐，煩勞你稟知令兄，叫他前來會我。

薛金蓮：你跟我哥哥在哪兒見過嗎？

樊梨花：這個嗎……

薛金蓮：哪個呀？

樊梨花：我沒有見過他！

薛金蓮：既沒有會過一面，干嗎要討這個拉攏呀？

樊梨花：嗯……只因他打傷了我家爹爹，故而前來會他。

薛金蓮：你這簡直是在說笑話。

樊梨花：怎麼說是笑話哪？

薛金蓮：既然是我哥哥打傷你家爹爹，你上陣交鋒，理所應當，干嗎口口聲聲請他會他的呢？

丫頭：咳！得理不讓人，死咬着不放啦！

樊梨花：（對丫頭）咳！你少說廢話。（轉對金蓮）快快叫你哥哥出來受死，如若不然，看刀！（動刀欲打）

薛金蓮：（架住梨花刀）哎喲喲喲……會會你也沒什麼呀。（架開刀）不過我為你着想，替你有些個担驚害怕哪。

樊梨花：你替我担的什麼驚？害的什麼怕呀？

薛金蓮：告訴你，我哥哥的武藝高強，別說你一個樊小姐，就是來十位八位的也不是他的對手哇！

樊梨花：哎喲！你這不是門縫里瞧人嗎？

薛金蓮：怎麼講哪？

樊梨花：把我給瞧扁啦！

薛金蓮：這麼說，是我小看了你啦。

樊梨花：哼，你簡直的目中無人吔。

薛金蓮：不用說你能勝過我哥哥嘍！

樊梨花：我不但要戰勝他，我還要將他生擒活捉哪！